

欽定南史

十史十卷
七三四三

南史卷三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顏延之

子竣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冲從兄曇慶

周朗

族孫顒顒子捨弟弘讓弘直

捨弟弘正弘直子權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晉左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顒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爲宋武帝豫章公世子

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
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爲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
中作詩二首爲謝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
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
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
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杖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
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
中舍人時尙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
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
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始安太守

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
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
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
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
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
旣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
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
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
對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
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

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爲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衍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

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后
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
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
帝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
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
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
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
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
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
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

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暉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闖茸沉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眄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甚臣

聞聲問過情孟軻所耻況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
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
教增耀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凌弱
免所居官詔可後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
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
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
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
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
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
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

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尙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

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
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
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
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
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倨傲慢禍之始
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
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
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
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諡曰憲

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惠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爲宋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爲在府有稱不宜回改

乃止隨府轉安北領軍北郎中府主簿初沙門釋僧含
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常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
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叙之言遂宣布
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
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
職賜假未發而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
軍領軍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
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竣出入臥內斷決軍機
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
孝武踐阼歷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

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旣隆
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
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顏竣瞋而與人
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
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
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
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
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
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疆以比
漢侍中辟疆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

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卽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

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旣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尙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卽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

之翦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縋環錢貫之以縋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縋環其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飢竣上言禁楊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尙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

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藩朝之
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卽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
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竝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
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
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卜時旨大明元
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旣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
憂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
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
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
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